

眺望一支特殊的战斗队伍

——小说《红霞飞》创作谈

■徐贵祥

就在这种顺藤摸瓜似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奥秘”，或者说发现了红军的一个秘密武器：“红军为啥打胜仗？红军白军不一样。红军打仗为信仰，白军打仗为吃粮；红军砍头风吹帽，白军风吹两边晃；红军住宿上木板，白军过境如虎狼；红军官兵亲兄弟，白军敲詐又克饷……”这首歌是我编的，在小说《红霞飞》里通过人物之口唱了出来，但是这个“编”不是瞎编，是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和红军时期文艺节目改编的。虽然在艺术上略显粗糙，却一定程度揭示了红军敢打必胜的内在精神动力。事实上，在那苍茫的战争岁月，红军的纲领、目标、纪律、希望……往往就是通过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传递到官兵心里，照亮了支持革命的民众。一段快板、一首歌曲、一张宣传画、一出活报剧，都能迅速转换成战斗力。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第四部分专题阐述了红军宣传工作，明确宣传队的规模结构：“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1929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的“八月来信”，其中称赞红四军关于“宣传兵”的组织。这让人联想到宣传兵是一支队伍，可以直接参战。

以后，我多次研读古田会议决议，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想象红军的一次

次征战，似乎能够看见，在土地革命的腥风血雨中，在饥寒交迫的长征路上，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始终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是照亮黑暗的灯，是融化冰雪的火，是凝聚精神的人，他们就是自古田会议之后一直伴随中国革命的特殊队伍——文艺宣传队。

凝聚红军精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超越了普通人的普通？这是我创作《红霞飞》的目标所在。

我写小说，比较倾向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古田会议决议专门为宣传队规定了“挑夫”编制，让我眼前一亮，很快找到了下手之处。经过一年多的酝酿，脑子里渐渐有了何连田、杨俊华、马德、郑振中这样一群小人物形象。这些刚刚脱胎于普通民众的人物，一方面通过文艺的方式激励士气、瓦解敌军、唤醒民众，同时也通过文艺的方式陶冶了自身，成为最早觉悟、最先明白革命道理的红军战士。

何连田是作品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这个农民的孩子因为不了解当地风俗习惯，无意中违反了“洗澡避女人”的规定，因而被“发配”到宣传队当了一名挑夫。他挑着自己的困惑和自责，挑着红军偿还群众的大洋，挑着红军的服装道具、挑着仅有的粮食，从闽赣根据地到长征路上，见证了这支文艺队伍鼓舞士气、争取民众、改造军阀、策反敌军、英勇斗争的历程，从而自己的心灵

也受到洗礼，最终脱颖而出，成为这支队伍的坚强砥柱。还有黄埔出身的女生杨俊华、农民出身的王振寰、私塾先生出身的郑振中、旧军队过来的军官耿天阶、一向以纯粹的革命者自居的马德，等等。在漫长的战斗岁月里，他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他们在战争中死去活来，他们在极限的饥寒交迫中一口气仍然活了几十年，他们在猜忌和斗争中实现了对人性的深度理解，他们在九死一生中让灵魂净化得像蓝天白云。一句话说到底，我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由普通人成长为能够凝聚官兵精神的文艺战士的。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我们都需要他们的精神。

《红霞飞》本来只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开头，因此何连田等人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这些人又出现在我前不久刚刚发表的中篇小说《走出草地》里，其中多了一个“公子哥儿”高一凡，还有一个“小家碧玉”方圆。他们跟随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伟大的长征，并在同马家军的斗智斗勇中，得到进一步锤炼，最终挣脱厄运，走向抗日战场。每当思绪飞到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凝视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而目光坚定的人们，我就会想起一句话：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中国革命战争，是一个特殊的熔炉，走进的是铁，锻出来的是剑。铸铁为剑不仅需要热血和烈火，也需要文艺。

迷彩芳华

“一颗童心，一头银发，一身戎装，一脸朝霞……”这是我为我新近出版的《华彩人生·田华画传》题写的祝辞。

《华彩人生·田华画传》是田华为纪念自己从事文艺工作80年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传记。田华1928年8月生于河北省唐县南放水村一个贫苦家庭。1940年6月，年仅12岁的她参军到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被编入“舞蹈队”。那时，小田华跳民间歌舞“霸王鞭”，向群众宣传抗日，起到了武器所起不到的作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最早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把歌剧《白毛女》搬上银幕。经多方推荐，熟悉河北农村生活、形象淳朴，又有表演功底的田华幸运入选。田华在电影《白毛女》中活灵活现地塑造了“喜儿”一角。成名后，田华相继参加拍摄了30余部影视作品，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曾荣获“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身成就奖”“中国电影世纪奖”等众多奖项。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授予田华“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

我是1958年从河北农村入伍的，在部队观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白毛女》。从田华扮演的喜儿身上，感受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历史。1964年，我被调入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搞创作，得知该文工团的前身正是田华入伍时的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我从与老同志的交谈中，了解到许多关于田华在部队指战员演出的动人故事。她在任何环境中，台上台下，做人演戏，都严格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一个革命文艺战士的作风要求自己，我十分钦佩她。记得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时，田华想写一段祝贺词，征求我的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她深情写下《党给了我艺术青春》：“我是党的女儿，我是一名文艺老兵。我从小没有妈妈，是个没有娘的孩子。12岁参加八路军，16岁投入到党的怀抱。我找到了永远的母亲！是党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托上了革命文艺舞台。我演过电影《白毛女》，‘白毛女’成了我的化身。我演过电影《党的女儿》，‘党的女儿’铸就了我的心。党给了我幸福，党给了我光荣，党给了我艺术青春，给了我永不老的灵魂。给了我银发，一身戎装，我永远是我党的女儿，永远忠于党——我永远的母亲！”

田华在新中国的电影银幕上，精心塑造了许多风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在《白毛女》中饰演了淳朴善良、经历坎坷的喜儿；在《党的女儿》中饰演了坚强机智、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李玉梅；在《碧海丹心》中饰演了热情奔放的渔家女金小妹；在《白求恩大夫》中饰演了沉稳、刚毅的八路军冯军医；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饰演了坚持正义的工作组组长颜少春……这些个性鲜明的角色，在广大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田华用精湛的电影表演艺术，努力“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田华坚信一个“真”字。“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田华的表演艺术，从来都是以真情动人、真实感人、真善美塑人。谈到最初在电影《白毛女》中扮演喜儿，田华谦虚地说：“凭着一身土气，我才被选中演喜儿。”她9岁丧母，家境贫寒，悲惨的童年经历使她在喜儿形象的塑造上感同身受，所以尽管没有经过太多专业训练，还是演出了人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形似神也似。1962年，田华正式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接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碧海丹心》。当导演让她扮演金小妹时，田华心里犯了嘀咕。金小妹是一个

从『白毛女』到『党的女儿』

■石祥

十七八岁的渔家姑娘，自小生活在海边，有一身“水上功夫”，而田华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完全不会游泳，当时她已经32岁，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旱鸭子”怎么能演好“水上蛟龙”呢？田华决心先从学会“光脚走路”开始，把两只鞋子一脱，赤着脚与渔家姑娘一起出海，学掌舵、织网、补帆，咬着牙将白嫩的脚在沙滩上磨出一层层茧子。为了学游泳，她不知呛了多少回。经过渔家姑娘耐心地教练，等到真正拍摄时，金小妹所有船上和水里的戏份，田华都能独立完成，动作流畅自然，获得了剧组的肯定。

伴随着新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田华在大银幕上的形象也逐渐变成了真正当家做主、顶起半边天的“东方女性”。1983年，田华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她从来只会当演员，没有当过领导，但“党叫干啥就干啥”，便毅然挑起了这个重任。与其说是领导，她更像是位老师，亲自为学员授课、示范，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用心培养了许多新人。1990年3月，62岁的田华正式离休。她多年担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是北京儿童医院基金会的第一位捐款者，还曾联合老艺术家们捐款筹建希望小学。2016年，与田华相濡以沫60多年的爱人苏凡不幸患癌症去世。更早之前，他们疼爱的儿子也因病去世。老年丧夫丧子，田华受到沉重打击，但处理完丧事后，她又把16万元善款送到河南省兰考县的乡村小学。2017年，田华荣获“全国道德模范老有所为奉献奖章”。

日前，她将自己的新书《华彩人生·田华画传》赠送给北京图书馆。活动中，她和现场观众一起高唱《国际歌》，并和大家约定：“等到建军100周年时再相会，到那时我就99岁了！”

艺境

自《历史的天空》之后，我越来越集中于中国革命战争题材创作，思考越多，课题越多。

有个问题一直悬在我脑海里——中国革命之初，尽管毛泽东等伟人已经预见到中国革命高潮“是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不少农民、工人和士兵来说，“革命”还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这些对革命一知半解、尚未清晰地看到革命前途的普通革命者，在强敌和艰难困苦面前，为什么可以义无反顾、前仆后继？支撑他们的动力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而战？现成的答案是，为信仰而战。那么，信仰是怎样进入这些人的心灵的？

不错，我们能找到现成的答案，譬如通过减租减息和打土豪、分田地，让他们得到革命的实惠；譬如思想建军、支部建在连上、各种教育动员、诉苦等，统一思想，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等，这些都是培养理想信念的有效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并不是全部，在有些时候和有些地方，一定还有更直接和更有效的方式。



| 阅图

齐心协力

■摄影 陶磊

为帮助新战士尽快融入军营生活，第82集团军某旅新兵营在训练间隙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趣味竞赛活动。在“5人6腿争先赛”中，战士们齐心协力、奋勇奔向终点。拍摄者运用高速快门抓拍了战士们的神情，展现出新战士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点评：魏士凯）

征师胜利到吴起

■李超

拾级而上，三座深褐色金属拱形门楼映入眼帘。中间门楼上铭刻着“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遒劲有力的大字。门楼后面就是沿山坡修建的纪念馆。低头看台阶的中央，一条红色的大理石地板从坡下延伸向坡顶。大理石地板上用金色字体标记了长征途中的重要事件和主要会议等内容，仿佛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一幅饱含红军英雄事迹的图谱呈现在眼前。

每上一段台阶就会有一处平缓的小广场。在广场和台阶两边的围栏上，刻有许多明艳动人的火炬雕塑，跳动的火苗呼之欲出、形象逼真。驻足观看小广场上的大型雕塑，刀削斧凿的质感，有反映红军离开革命老区时军民依依不舍分别的场景；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画面……其中，两座展现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的雕塑格外引人注目。雕塑里的人物紧紧握手、身体前倾，眉眼间透露出胜利的喜悦，生动表现了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的伟大历史时刻，极富艺术感染力。

行至半山腰处的大广场，一名小战士吹响军号的雕塑，把人们的思绪带回烽火硝烟的岁月。在小战士身后，中

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巍然挺立，碑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金色人物雕塑熠熠生辉。

“露天麦地覆棉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纪念馆中，谢觉哉回忆红军战士到达吴起、露宿麦地的诗歌，令人回味。当时，吴起住户很少，大批红军来到后只能露宿在户外。谢觉哉的这首诗既反映了当时红军的艰苦生活和严明纪律，也表现出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当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究竟是怎样的情景？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盘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骑。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根据地。”这是开国上将萧华创作的《长征组歌》中《到吴起镇》的歌词。它描绘了中央红军夺下天险腊子口、打开北上通道，与陕北红军在吴起胜利会师的过程。

红军长征干部团老战士成仿吾也在回忆录里记叙了红军初到吴起的情景：“傍晚，刚吃过晚饭，司令员命令各纵队都进驻吴起镇及附近村落。大家

听到这个命令，莫不十分高兴，因为就要回到老区了。很多人忘记了几天行军的疲劳，像小孩一样，连跳带跑，直往吴起镇跑去。但是，当我们进入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匪军又来骚扰，仓惶（皇）逃避一空……战士们首先把街道打扫干净，贴上各种标语，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不久那些老人又找来了一些群众。很快当地的支部书记与乡政府主席回来了，他们和战士们热烈握手，战士们把乡干部们围起来，差一点把他们举上天空，口里说着南腔北调，但一张张的脸上表现出十分激动的心情，有的人热泪久久挂在脸上。乡干部们很热情地和部队的负责同志研究解决各种需要。第二天早晨，全镇的男女老少都回来了，见了我们一个个笑容满面，不断地说：‘啊！原来是咱们自己人！’”

如今，胜利山上的杜梨树在每年春天焕发出勃勃生机，陪伴在毛泽东铜像旁。驻守在这里的武警延安支队吴起中队官兵，经常组织开展“红色延安故事会”，讲述党中央在延安的辉煌历史，将长征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七彩风

镰刀与锤头的赞礼

■许凤忠

每当我回望过去
有一面旗穿越风雨
飞舞大江南北
飘过雪山草地
横扫阴霾
苦难辉煌是抹不去的回忆

镰刀与锤头啊
永远的希冀
无数儿女把你高高举起
无论走到哪里
最爱红色的旗
您是灯塔火炬 永远照耀征程万里

每当我仰望着您
有一首歌流淌心底
南墙上奏响序曲
走过万水千山
初心如磐是中国梦的汇聚

镰刀与锤头啊
永远的赞礼
征途漫漫 把你高高举起
无论走到哪里

最爱红色的旗
您是灯塔火炬 永远照耀征程万里

美美与共

■陶传铭

自然有万物，万物和合生。
天人本一体，道法自然成。
感恩宇宙，创造美丽蓝色星球。
感恩日月，无私奉献温暖光明。
感恩天地，宽厚无言博大包容。
感恩山川，气象万千巍峨纵横。
感恩江河，上善之水润泽生灵。
万物并育，各美其美，
万世绵长，美美与共。



听党指挥 张级三作

红色足迹

冬日，从沟沟峁峁里吹来的风，给吴起县城带来一丝严寒。站在胜利山上的杜梨树旁，望着远处翻滚的云层，从耳边刮过的风声让人思绪万千。

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中央红军长征在这里落脚，八路军从这里奔赴抗日战场。这里迎来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转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篇章。

时间倒回到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从此，吴起也成为了一个红色地标，吸引着无数人来此瞻仰回望。

在吴起县城的中心，有一座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依山而建，气势雄伟。纪念馆门口有5个横向排列的鲜红五角星钉在地面上，仿佛在诉说，这片土地上的红色印记永远值得世人铭记。